

關於琉球的茶文化

■ 鄭涵云

一般認為，琉球的茶文化始自十五至十六世紀，藉由日本與琉球之間佛教僧人的往來、與日本茶道重鎮——堺（現今大阪府堺市）的貿易等，引進日本茶道文化，普及於琉球的上流士族社會。琉球王國（1429-1872）時期，為招待薩摩藩派來琉球的官員，在首里城南殿與書院，也設有仿自「御成」儀式的茶道具陳設。另一方面，目前也可見到私人茶會的記錄，傳世品中亦可發現琉球當地製作的茶器。新春正月時，在首里城正殿亦舉行琉球特有的獻茶儀式。

古琉球時期（約十四世紀至 1609 年）的茶

在琉球考古遺址中，目前所知的出土茶器，一般定年為十四世紀以後。至少有 63 處的遺址，出土了茶相關的用器；其中出土了完整成套茶具（包括點茶、燒炭、懷石料理、備茶用具等）的遺址共有 10 處。這 10 處遺址包括今歸仁城、浦添城、首里城等大型宮城和天界寺、圓覺寺等王家寺院，以及一些具有官窯性質

的古窯場（湧田窯等）。¹ 例如，北山王的居城、今歸仁城遺址便出土了鐵製茶釜的殘片，並可辨識出有兩道弦紋及乳丁紋（圖 1）；還有明代製作、建盞形式的黑釉茶碗（圖 2）。²

另外，在首里城的二階殿（國王的日常起居空間）遺址中，出土了元、明時期（十四至十五世紀）的茶末罐（圖 3-1）、以及超過 532 件的天目茶碗之碗底殘片（圖 3-2）。日本廣義的天目茶碗，泛指產自福建地區的黑釉系茶



圖 1 14 至 16 世紀 今歸仁城遺址出土 鐵製茶釜殘片 長 3.6、寬 3.8 公分 今歸仁村教育委員會藏 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編輯，《海上之道：沖繩的歷史與文化》，頁 49。



圖 2 明 今歸仁城遺址出土 黑釉茶碗 高 5.8、口徑 10.8 公分 今歸仁村教育委員會藏 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編輯，《海上之道：沖繩的歷史與文化》，頁 51。



圖 3-1 元、明時期（14 至 15 世紀） 首里城二階殿遺址出土 茶末罐 高 6.8、口徑 2.7～3.0、底徑 2.7 公分 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中心藏 取自東京、九州國立博物館等編輯，《沖繩復歸 50 年記念・特別展「琉球」》，頁 85。



圖 3-2 元、明時期（14 至 15 世紀） 首里城二階殿遺址出土 天目茶碗 高 6.2、口徑 11.7、圈足徑 4.2 公分 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中心藏 取自東京、九州國立博物館等編輯，《沖繩復歸 50 年記念・特別展「琉球」》，頁 85。

碗。天目茶碗雖然在日本廣受歡迎，但如此龐大數量的碗底殘片，目前在日本尚未有其他先例。據推測，這些天目茶碗不一定僅用於飲茶，很可能用於首里城中的儀式或宴飲等場合。³

明代使者陳侃（1507-?）於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出使琉球，在其見聞錄《使琉球錄》中，描述

了王家寺院天界寺與圓覺寺的點茶，是目前文獻中最早對於琉球茶道的記載：「但僧皆鄙俗，不可與語，亦不敢見。然亦知烹茶之法，設古鼎於几上，煎水將沸，用茶末一匙於鐘，以湯沃之，以竹刷瀹之。少頃奉飲，其味甚清。」此處點茶的佛教僧人，似乎來自日本，迴避與中國的冊封使交流，並奉行日本末茶道的點茶方式。對於熟悉茶葉泡飲法的明代使者而言，自是相當新奇。

在尚寧王十二年（1600），佛教僧人、同時亦是茶人的喜安蕃元（1566-1652）來到琉球。喜安蕃元來自於桃山時代的日本茶道重鎮——堺（現今大阪府堺市），據說他受教於千利休的弟子康印（生卒年不詳）學習茶道。

在同一時期，淨土僧人袋中上人（1552-1639）於尚寧王十五年（1603）來到琉球，其著作《琉球往來》中提到了琉球茶道的情况。其中「島之王子」回復「勝連某人」的書信中提到，近日有來自於堺的知名茶人（推測為喜安蕃元），並提到練習茶道所需要的各式茶具：茶器架（台子）、茶碗（天目、建盞）、茶末罐（棗）、茶杓、茶巾、風爐、掛軸、花瓶（竹切目）等等。⁴十五至十六世紀的琉球王國，正值海洋貿易的繁榮高峰，與日本本州的重要貿易據點即是堺，彼此貿易來往頻繁；加上茶人喜安蕃元的到來，可以推測來自堺的日本茶道文化進入了琉球；但應以當時的統治階層為主，影響力有限。⁵

琉球王國的茶

尚寧王二十一年（1609），琉球遭薩摩藩三千兵力、七十餘艘船艦入侵，琉球不敵武力戰敗；尚寧王一行甚至被俘虜到鹿兒島，之後隨薩摩藩主島津家久（1576-1638）東上往駿府城

（現今靜岡縣）、江戶城，拜謁德川家康（1543-1616）與二代將軍德川秀忠（1579-1632）。茶人喜安蕃元一路隨行尙寧王，在三年後的尙寧王二十三年（1611），君臣一行在鹿兒島被迫與薩摩藩簽訂《掟十五條》後，終於回到了琉球。喜安蕃元返回琉球後，廣為傳播日本式的茶道，在尙寧王三十一年（1619）任職琉球王府首位「御茶道」（又稱數寄屋奉行）職務，並侍奉了四代的琉球國王。《球陽記事》卷之六：「（尚質王二年）仍置御茶道。萬曆年間，尙寧王時，閔氏（喜安入道蕃元，泉州堺人）任御茶道之宗，後敘紫冠。」

當時的薩摩藩主島津家久，與日本各地的諸侯一樣，深受茶道文化影響。將琉球納入麾下後，更希望藉由琉球對中國的進貢貿易，將中國的工藝品輸往薩摩。據記載，寬永三年至五年（1626-1628）的三年間，薩摩藩便四度要求琉球購置中國書畫古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為了籌備寬永七年（1630）四月，大御所德川秀忠、德川家光（1604-1651）將軍到訪薩摩藩的江戶藩邸（櫻田邸），在兩年前（1628）便交辦琉球，前往福州購置中國的各式書畫古董。需要的品項主要為裝飾書院所需的工藝品（古書畫、古香爐、古香盒、古硯臺等），及茶道具（古花瓶、古水罐、古青瓷碗、茶末罐包袱袋等）等。⁶

江戶幕府第二任將軍德川秀忠，其在位的二十八年間（1605-1632），便有 77 次對各藩主的正式拜會；德川家光繼任將軍後，出訪各方次數更多達 299 次。⁷ 對各諸侯藩邸而言，將軍出行到訪，無論是陳設布置、飲膳款待，皆至關重要，無不精心籌備。此時將統治者的出行、到訪臣子宅邸，稱為「御成」。德川秀忠時期的「御成」儀式，簡化了繁複的傳統儀式，並



圖 4-1 第二尚氏時代（16 至 17 世紀） 朱漆雲龍箔繪盞托 高 7.1、盤徑 16.0 公分 孤蓬庵（京都）藏 取自東京、九州國立博物館等編輯，《沖繩復興 50 年紀念・特別展「琉球」》，頁 205。



圖 4-2 朱漆雲龍箔繪盞托 局部

規定納入茶道儀式流程，稱為「數寄御成」；據說便是由古田織部（1544-1615，「利休七哲」之一，德川秀忠為其弟子）參與擘劃。⁸ 德川秀忠對茶道儀式的重視，對當時的武家社會有一定的影響。

而接待 1630 年德川將軍到訪薩摩藩邸的工作，由薩摩藩派駐江戶的重臣伊勢貞昌（1570-1641）全權規劃；在伊勢貞昌送往薩摩藩的書信中，指定所有盞托要用「琉球產」的「堆朱」，可看出薩摩藩對於茶具款式的別出心裁。⁹ 從琉球漆器的發展來看，十六至十七世紀的琉球漆器技法，以朱漆戩金、朱漆螺鈿為主；小堀遠州（1579-1647）舊藏的〈朱漆雲龍箔繪盞托〉（圖 4-1），即為此一時期的傳世佳作：盞托整

體髹朱漆，器表以戗金技法作斜格花紋，再以箔繪、漆繪等技法表現雲龍圖案（圖4-2）。薩摩藩要求的「琉球產堆朱」，或許即是此類的琉球漆盞托。

此次（1630年）德川將軍到訪薩摩藩邸的「御成」儀式，根據〈中納言家久公御成之記〉的記載，將軍從清晨六時開始，到訪茶室飲茶；飲茶結束後，移駕鎖之間，此處陳設各式書畫與工藝品（應該包括要求琉球購置的各種中國書畫古董），供將軍御覽。接著在寢殿用膳，隨後由島津家久獻上刀劍、將軍也將刀劍賜與島津。彼此交換刀劍的儀式禮成後，賓主移至會所，觀賞能樂演出。並提到此次由琉球帶來的俊美男子演出能樂等等。將軍到訪之處（茶室、鎖之間、書院），無一不以貴重的工藝品，裝飾得美輪美奐。¹⁰

日本式茶道的運用（一）：政治性的款待

前述之「數寄御成」（德川將軍的出行儀式，結合茶道流程）的款待模式，可以歸納出幾個特點：首先，整體為臣下（各諸侯藩）對上位者（德川將軍）的精心款待。其次，舉行「御成」儀式的場所（鎖之間、書院），為了彰顯將軍的莫大權力，擷採了室町將軍以來尊崇中國古董（唐物）、名貴茶器（名物）的書院茶形式，強調各式書畫與名貴工藝品的陳設，務求美輪美奐。最後，儀式中還加入表演元素，如能樂、謠曲演出等。以上「數寄御成」的幾項特點，透過薩摩藩的演示，相當程度的反映於琉球王府的款待儀式中。

為了監視與管控琉球內政，寬永五年（1628）開始，薩摩藩向琉球派駐官員「在番奉行」，用以監督並間接管理琉球內政。在番奉行及隨

行人員一般約20人左右，負責處理薩摩與琉球之間的公務並管理貿易實務。

而為了款待薩摩官員等需求，首里城中，也設有幾處包含茶室的迎賓會所：首里城的中心建築「正殿」右方，即為「南殿」，修建於天啓年間（1621-1627），為日本式建築，用以款待派駐琉球的薩摩官員。南殿後方即是國王日常執政的「御書院」，曾款待薩摩官員及冊封使；當中設有茶室，以及「御茶道方」人員共6人，專職插花與茶道待客，並管理各種道具器具。¹¹ 尚貞王九年（1677），尚貞王在首里城東邊的崎山，修建了別墅「東苑」，即之後的御茶屋御殿，當中亦有茶室，用以款待薩摩官員；並不時舉辦各種文化活動，包括茶會、花道、演藝活動（宮廷音樂、三線、舞蹈、組踊、唐踊、能樂、謠曲）、文藝活動（漢詩、和歌、琉歌）、圍棋、空手道等。另，尚敬王二十六年（1738），島津吉貴贈送尚敬王茶室；推測亦建造了茶室的其他附屬設施。

而琉球王府負責與薩摩派駐官員來往的外交性質官職，一般由那霸士族擔任。在向象賢（羽地朝秀，1617-1676，尚質王攝政）著於尚質王二十年（1667）的著作《羽地仕置》中，列有世家子弟必須學習的十二種技藝，其中「茶道」與謠曲、唐樂、插花並列，被認為是在接待貴賓的社交場合中，需要具備的技能。¹² 當時琉球官員的茶道，一方面用於赴薩摩、赴江戶的公務所需；另一方面，會在前述首里城中的茶室等處，以日本式的茶道、插花、空間陳設，接待薩摩藩派駐當地的人員。

記載當時接待情形的文獻，有現藏於沖繩縣立博物館・美術館的《御座飾帳》，記錄了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八年（1790-1793），在首里城南殿、書院、鎖之間、茶室等處，接待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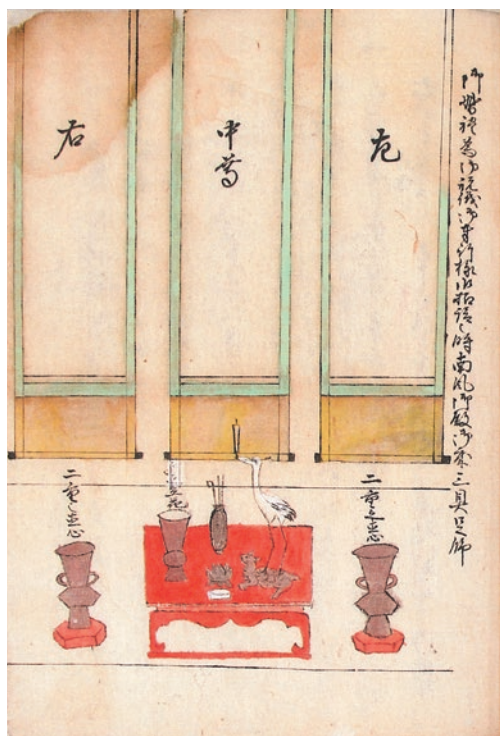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第二尚氏時代（18世紀） 御書院並南風御殿御床飾一冊 長27.4、寬20.2公分 沖繩縣立博物館・美術館藏 取自東京・九州國立博物館等編輯，《沖繩復帰50年紀念・特別展「琉球」》，頁163。



圖6 江戸時代（17世紀） 純金茶器架茶具一組 茶器架 長70.4、寬41.5、高90.9公分 重要文化財 徳川美術館藏 取自徳川美術館編輯，《徳川將軍の御成》，頁103。

摩藩派駐琉球王府的「在番奉行」，合計共7次的室內陳設紀錄。而《御座飾帳》中所陳設的書畫，幾乎都在琉球王府的書畫收藏目錄《御書院御物帳》出現過；可見王府的書畫收藏目的，不僅是爲了藝術鑑賞，更有其政治性款待薩摩方面的需求。¹³此外，從《御書院並南風御殿御床飾》中的插圖更可知，陳設的方式，承襲了《君台觀左右帳記》以來的會所陳設：以三聯幅書畫掛於壁上，畫前設有香爐、燭台、花瓶，左右兩側再設一對花瓶（圖5）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御座飾帳》中對於書畫、工藝品陳設的紀錄較詳細，書畫標註作者、畫題，工藝品註記其品項；但對於茶具，皆簡略以「茶器架茶具一組」（台子一組御茶具揃）

帶過。以茶器架（台子）點茶，用於招待貴客；而茶器架的茶具，爲成套的一組（圖6），毋須如閑寂茶中仰賴茶人搭配各式茶道具。看來在琉球王府，飲茶雖爲款待儀式的流程之一，但在前述「數寄御成」模式的影響下，亦強調以名貴書畫及工藝品的陳設款待薩摩方。

日本式茶道的運用（二）：遊藝性質的茶

除了上述含有政治外交性質的飲茶款待儀式外，在相關文獻中，亦留有私人茶會的相關記述。例如派駐琉球的官員伊東二右衛門尉裕昌（生卒年不詳），在其日記中，記有在尙豐王十八年（1638）十二月七日，受到國王之邀，

前往金武王子的茶會；茶會的場所，可能在首里城的茶室亦或南殿。據說此場茶會：

壁龕內掛著一休和尚的書法，設有日本茶釜，方形漆盤中有九壺茶入（有頸、腹部圓碩的茶末罐）。在會席料理中品嚐雁湯，龍泉窯青瓷（砧青瓷）花瓶中飾有牡丹及白山茶花。茶席與會席料理後，聽聞了琉球音樂的演奏。

三個月後的尙豐王十九年（1639）二月十一日，再次招待同樣的客人至茶會：「壁龕內掛著琉球事物之書法立軸，搭配京燒茶入（茶末罐）、日本茶釜，舟形的懸吊式花器中有春季菊花、燕子花、柳枝。在茶室中招待了會席料理與飲茶，於書院中欣賞琉球音樂。」¹⁴

以上兩場的茶會，近似於閑寂茶的流程，詳細地敘述著各種茶道具的呼應搭配，可見客人對於茶會主人的精心款待，亦是心領神會。茶會後還加入了琉球當地的音樂演奏，憑添許多特有情調，營造出琉球茶人獨有的茶道世界，充滿了匠心獨具的遊藝之心。

曾在位四十一年（1669-1709）的尙貞王與

其朝臣們，據說亦相當愛好茶事。在尙貞王五年（1673），尙貞王曾致信予薩摩藩重臣諏方木右衛門尉，當中便有關於茶道的相關訊息：已收到東風平親方回到琉球時所轉交的茶道書籍四冊、茶道卷軸三卷，以及茶末罐兩種（飛鳥川耳付御茶入、粟田燒御茶入）。由此可瞥見日本的茶道知識、茶道具以各種方式輸往琉球當地。¹⁵

而根據前述私人茶會中提到的茶道具，可大略得知來自中國、日本與東南亞各區域；另由目前的傳世品來看，十七世紀以後琉球已能自產茶器，有茶釜、風爐、水罐、茶末罐、單柄壺、茶碗、茶托等種類。¹⁶ 十七世紀〈鐵灰流釉雙耳水罐〉（圖7）、〈灰流釉茶末罐〉（圖8）皆為陶製，整體較薄，產於沖繩中部的喜名窯（現今中頭郡讀古村）。雙耳水罐（見圖7）器腹可見轆轤痕跡，從其造型、釉色，可看出以江戶初期的日本茶陶為本；茶末罐（見圖8）則強調長頸、肩部平直下折的造型。喜名窯在十七世紀下半葉至十八世紀下半葉，以產製素燒陶器為主。



圖7 第二尚氏時代（17世紀） 喜名窯 鐵灰流釉雙耳水罐 高18.7、口內徑12.4、底徑15.0公分 沖繩美島財團藏 取自東京、九州國立博物館等編輯，《沖繩復興50年紀念・特別展「琉球」》，頁208。



圖8 第二尚氏時代（17世紀） 喜名窯 灰流釉茶末罐 高5.8、口徑2.5、底徑4.5公分 那霸市立壺屋燒物博物館藏 取自東京、九州國立博物館等編輯，《沖繩復興50年紀念・特別展「琉球」》，頁209。



圖 9-1 第二尚氏時代（18 至 19 世紀）壺屋窯 褐袖天目茶碗 高 6.6、口徑 12.0、圈足徑 4.4 公分 沖繩縣立博物館・美術館藏 取自東京・九州國立博物館等編輯，《沖繩復興 50 年紀念・特別展「琉球」》，頁 207。



圖 9-2 褐袖天目茶碗 底部

尚貞王十四年（1682），尚貞王將湧田窯、知花窯、寶口窯合併為壺屋窯，成為琉球陶器的生產重鎮。¹⁷ 十八至十九世紀的壺屋陶器，有〈褐袖天目茶碗〉（圖 9-1），碗底書有「天界寺」（圖 9-2），正是明代陳侃目睹日式點茶的王家寺院。〈鈷藍釉陀螺旋形茶器〉（圖 10），上寬下斂的陀螺旋形造型獨特，器壁刻畫山形線刻紋，表層透明釉微呈綠色；附有象牙蓋及包袱袋，為茶人珍愛賞玩的茶器。此器舊藏於王族尚順（1873-1945，末代國王尚泰王四子），可見壺屋窯的官窯性質，其產品並廣泛使用於國內消費。

首里城的元旦獻茶、款待冊封使的茶

在首里城，為了慶祝一年伊始，每年元旦由國王率領臣子，在正殿舉行飲酒及獻茶的儀式；從元旦當日天未亮便開始，在正殿一樓先飲酒，後半為獻茶。

在鎌倉芳太郎（1898-1983，日本染織家、沖繩文化學者）收集的琉球文獻《圖帳 當方》，其中的〈上御茶之間御飾之圖〉（圖 11-1），畫

有一組茶器架（圖 11-2），右側是兩組琉球特有的「足付盆」漆器，上置盞托、茶碗、蓋，推測便是獻茶儀式使用的茶器，¹⁸ 相當具有琉球的獨特風格。

足付盆（圖 12）為琉球特有的漆器造型，圓淺盆下附圓壁高底台，底台下緣微外擴；主要用於王府的祭祀或儀式，或於首里城中將食籠、酒瓶、杯等器物托高之用。帶蓋的盞托，應是〈朱漆戩金七寶繫牡丹唐草巴紋附蓋盞托〉（圖 13）一類的用器；以朱漆戩金盞托，搭配同款紋飾漆蓋。附蓋盞托來源尚待查考，造型卻使人聯想到清代流行的盞碗。

本節提到的首里城元旦獻茶，在文獻《琉球國王家年中行事 正月式之内》（推測作於 1719 年至 1799 年）中，記載了儀式的流程。首先，由琉球宮廷的專職「御茶道」，備妥前述的獻茶用器（足付盆、附蓋盞托、茶碗），交予親方（琉球士族中的最高位階），再由親方傳遞予三司官。三司官揭開茶碗蓋子，將蓋子放在親方手持的果盤上，將上置盞托、茶碗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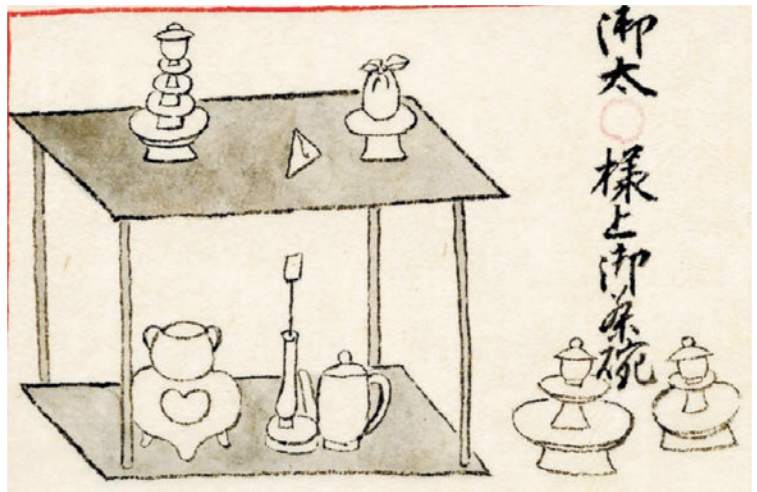
圖 10 第二尚氏時代（18 至 19 世紀） 壺屋窯 鈷藍釉陀螺旋形茶器 高 6.5、口徑 7.0 公分 沖繩縣立博物館・美術館藏 取自東京、九州國立博物館等編輯，《沖繩復興 50 年紀念・特別展「琉球」》，頁 209。



圖 12 第二尚氏時代（16～17 世紀） 朱漆戩金山人物紋足付盆 高 20.2、最大徑 44.0、底徑 36.5 公分 浦添市美術館藏 取自東京、九州國立博物館等編輯，《沖繩復興 50 年紀念・特別展「琉球」》，頁 265。



左圖 11-1 《圖帳 當方》 上御茶之間御飾之圖 鎌倉芳太郎攝影 沖繩縣立藝術大學附屬圖書・藝術資料館藏 取自浦添市立圖書館沖繩學研究室編輯，《よのつち 浦添市文化館紀要》，12 號，2016 年 3 月。



右圖 11-2 上御茶之間御飾之圖 局部 茶器架部分擴大



圖 13 朱漆戩金七寶繫牡丹唐草巴紋附蓋盞托 高 12.2、徑 10.3 公分 沖繩縣立博物館・美術館藏 取自平川信幸等編輯，《琉球陶器の来た道：沖繩県立博物館美術館 × 那覇市立壺屋焼物博物館合同企画展》，頁 55。



圖 14-1 清（18 世紀）《琉球全圖》局部 茶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麻生伸一等編輯，《冊封琉球全圖：一七一九年の御取り持ち》，頁 40。



圖 14-2 清 康熙 60 年（1721）徐葆光著《中山傳信錄》局部 茶托 宮內廳書陵部藏 取自麻生伸一等編輯，《冊封琉球全圖：一七一九年の御取り持ち》，頁 88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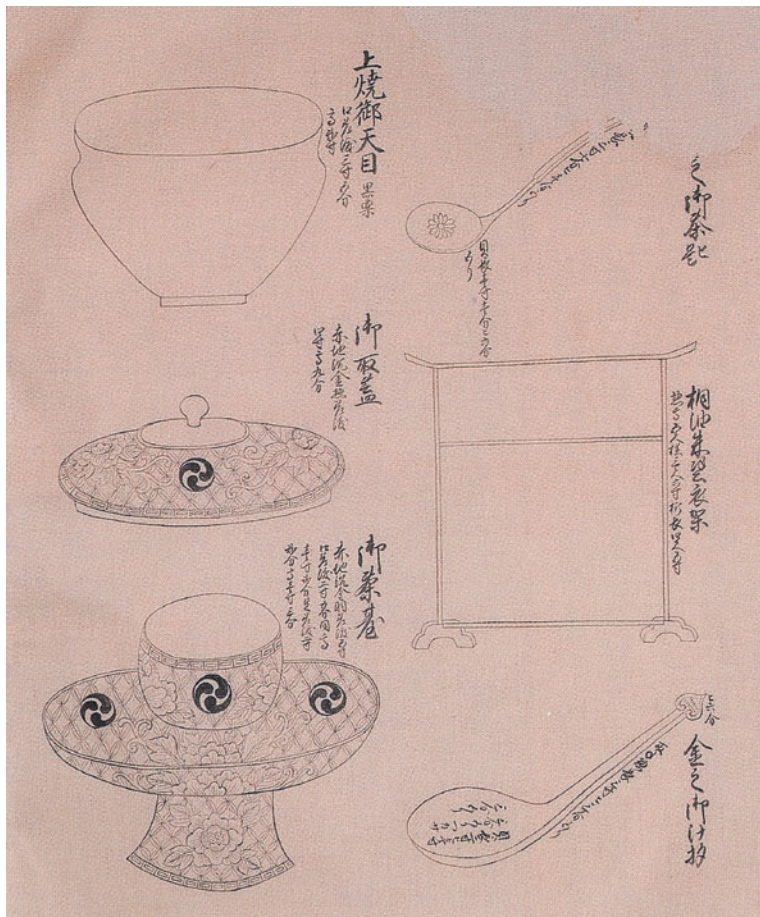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5 清 同治 6 年（1867）冠船之時御道具 沖繩縣立博物館・美術館藏 取自麻生伸一等編輯，《冊封琉球全圖：一七一九年の御取り持ち》，頁 109。

足付盆獻予國王。國王取下被托高兩層的茶碗飲茶後，蓋回蓋子、放回茶碗，再將整組獻茶用器依次傳遞回親方、御茶道。之後，依相同的方式再向太子、太孫獻茶，臣子們也依身分職位依序飲茶。

上述琉球特有的獻茶用器，也出現在冊封使的紀錄中。據現今研究，《琉球全圖》冊頁與《中山傳信錄》，皆為徐葆光（1671-1723）於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）出使琉球的紀錄；¹⁹ 其中收錄了附蓋盞托與茶碗的圖例（圖 14-1、14-2），

並分別有相關說明：「茶甌大者，上有貼金木蓋，下盛一空心托子」（《琉球全圖》）、「甌上造一小木蓋，朱黑漆之，下作空心，托子製作頗工。」（《中山傳信錄》）由《琉球全圖》冊頁的彩圖來看（見圖 14-1），附蓋盞托為朱漆戩金技法，上蓋為松竹梅紋，托盤繪山水紋，確實精緻。

附蓋盞托與茶碗的組合，到了琉球王國晚期，仍然用於款待冊封使的儀式中。作於同治六年（1867）、記錄琉球方面款待冊封使的相關文

獻《冠船之時御道具》中，同類型的朱漆戩金附蓋盞托，與天目茶碗一同圖繪於此（圖 15）。

結語

本文以時間軸序，以文獻、傳世文物略觀琉球一地的茶文化。綜上所見，透過渡琉茶人、以及薩摩藩的影響，琉球王國擷採不同類型的

日本茶道與茶道具，將茶道運用於各種外交款待、內政儀式中，而茶道也融入了琉球士族的日常生活。在中琉往來的文獻中，也記載了從福州進口到琉球的各式茶葉，可見在琉球一地，日本茶道與中式茶文化有共同存在的現象。琉球使用的中式茶器、以及中式泡飲法，還有待日後考察研究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

註釋：

- 岡本弘道，〈近世琉球における茶文化の重層性〉，《東アジアの茶飲文化と茶業（周縁の文化交渉学シリーズ 1）》（大阪：關西大學文化交渉學教育研究據點，2011），頁 96。
-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輯，《海上の道：沖縄の歴史と文化》圖錄（東京：讀賣新聞社，1992），頁 49、51。
- 東京、九州國立博物館等編輯，《沖縄復帰 50 年記念・特別展「琉球」》圖錄（東京：NHK、NHK プロモーション、讀賣新聞社，2022），頁 85。
- 金城聡子，〈試論 琉球の茶道にみる琉球漆器〉，《よのつち 浦添市文化部紀要》，12 號（2016.3），頁 88。
- 岡本弘道，〈近世琉球における茶文化の重層性〉，頁 97。
- 金城聡子，〈試論 琉球の茶道にみる琉球漆器〉，頁 87。
- 佐藤豊三，〈將軍家御成〉，《徳川將軍の御成》（名古屋：徳川美術館，2012），頁 121-122。
- 佐藤豊三，〈数寄の御成〉，《徳川將軍の御成》，頁 45。
- 池ノ谷匡祐，〈数寄屋御成の展開と衰退〉，《史観》，173 卷（2015.9），頁 9。
- 池ノ谷匡祐，〈数寄屋御成の展開と衰退〉，頁 11-12。
- 渡名喜明，〈資料紹介「御書院御物帳」（沖縄県立博物館）「御座飾帳」（同）「御書院並南風御殿御床飾」（同）〉，《沖縄県立博物館紀要》，8 號（1982.3），頁 2-3。
- 轉引自渡名喜明，〈資料紹介「御書院御物帳」（沖縄県立博物館）「御座飾帳」（同）「御書院並南風御殿御床飾」（同）〉，頁 2。
- 渡名喜明，〈資料紹介「御書院御物帳」（沖縄県立博物館）「御座飾帳」（同）「御書院並南風御殿御床飾」（同）〉，頁 6。
- 轉引自金城聡子，〈試論 琉球の茶道にみる琉球漆器〉，頁 84。
- 金城聡子，〈試論 琉球の茶道にみる琉球漆器〉，頁 83。
- 平川信幸等編輯，《琉球陶器の来た道：沖縄県立博物館美術館 × 那覇市立壺屋焼物博物館合同企画展》圖錄（那覇：沖縄県立博物館・美術館，2011），頁 55、59、66-77。
- 《球陽》卷之七：「移設陶窯於牧志邑地。昔有壺屋在美里郡知花邑、首里寶口、那霸湧田等地，共計三所。至於是年，其三地陶窯移於牧志邑南，以爲一所也。」見鄭秉哲等編，護得久朝常寫，《球陽》寫本，卷 5～卷 9，頁 124。參見《沖縄縣立圖書館貴重資料數位書庫》：https://www.library.pref.okinawa.jp/lipsrv/lipsrv.fcgi?IIIF=/1104050572/1002004966/page_0124.tif/full/full/0/default.jpg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9 月 18 日）。
- 金城聡子，〈試論 琉球の茶道にみる琉球漆器〉，頁 85-86。
- 茂木仁史，〈『冊封琉球全図』の著者と年代と書名〉，《冊封琉球全図：一七一九年の御取り持ち》（東京：雄山閣，2020），頁 58-61。